范太史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范太史集卷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罷韓忠彦劄子 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韓嘉彦已宣制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彦執政祖宗以來無此故事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戚預政自今日始夫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隳也伏乞罷忠彦政事以為後法取進止

臣伏見韓忠彥弟嘉彥已授駙馬都尉忠彥執政非祖宗故事陛下方以大公至正率先天下豈可首變累朝舊典開姻戚預政之端伏乞早罷忠彥政事以為後世之法取進止

二八月

論樞密院闕官劄子十二日

臣竊見樞密院闕官陛下選用執政臣不當預然臣忝備耳目之任有所聞見不敢不盡若但避嫌疑形迹恐

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謹具開列如後

一臣於六月十六日上殿面論中外未見有可相之人在外唯有馮京聞其病損亦有女嫁蔡確臣言如此非謂京便不可用也但欲陛下知而察之耳文彦博亦與蔡確為昏姻吴充亦與王安石為親家趣向各異何嘗相黨若趣向皆同雖不為親自是黨也馮京在神宗朝為參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常不合先帝知京中立亦甚倚之其後與吕惠

卿同執政又多不協遂爲惠卿所傾因鄭俠獄罷
京政事天下爲之不平及王安石與呂惠卿爲仇
敵惠卿繳進安石私書其一紙云勿令齊年知京
與安石同歲故安石謂之齊年先帝因此知京不
欺故安石再罷相之日即名京於成都府知樞密
院其後京疾病廢忘以此罷去即無他過聞京精
神不至虧損陛下如欲知子細只須遣一使至北
京觀之可用與不可用不難見也京久在密院經

歷事多仁宗朝翰林學士存者唯京一人今人才難得若復以京知樞密公論必皆允愜又得一前輩老成之人與後進者相參後進者亦必有所畏忌京年垂七十必不為欺密院止藉其謀慮知識宜得老成之人臣與京素無恩分止是京初作執政臣守官京師隨例旅見後來臣一向在西京修書京過西京臣亦止與賓客一見此外更不相接今之所言採之公論謂宜如此非獨臣一人以為

然也京與王安石呂惠卿論議不合多書於時政記今修入神宗實録可以考驗

一趙禼守邊治軍素有威畧深知兵法善揣敵情熙寧之初先帝一見禼即知其有將帥才驟加拔擢委以西邊之事今已二十年中間討伐安南雖無大功然處置南事多禼之力故先帝雖貶禼官使知桂州久不得還葢藉其鎮遏故也今禼久在延州於國實有勤勞陛下若寘在樞密則所照管者不獨鄜延一路西北二邊及蠻夷之事皆可訪問

廟堂謀慮動繫天下安危豈比鄜延一路也臣竊料朝廷以守延州者難其人故未用禹臣愚以為若使禹自擇一人可代巳者必須得人禹是臣叔母之兄叔母巳亡有此親嫌若果用禹臣自當引避今不敢以親之故不言於陛下臣條中熟知邊事實未有如禹者

右取進止

明堂劄子九月七日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
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
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
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
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
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
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
改步移鑾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

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
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託
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
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畧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
極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
侑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內盡誠敬法則祖宗則
神天降祉羣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
之所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明

禮之言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禮古之君子其齋如此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
也夫唯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
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
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
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祗肅於下經
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虔恭祀事以教天下
之孝使羣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取

進止

上殿論法度劄子 十八日

臣竊以朝廷治道必歸於一祖宗創業傳之萬世造立法度皆因衆人之智積日累月講磨而成非獨出一人之意取一時之便而已累聖相承百三十年比之前代治安最爲長久其法有已成之效此可信而不疑也然行之既久則其間不能無弊熙寧之初先帝勵精求治思致太平稍欲更革弊事以光大祖宗之業而王安石

用意過當獨任私智悉排衆論呂惠卿曾布之徒欲以改法進身一切變易祖宗舊政至今天下以為不便前後臣僚論之已詳不待臣言而知也自魏晉以後官名不正國家承平日久未遑制作元豐中先帝置局講求此誠一代大典然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夫唐六典雖修成書然未嘗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無不繁冗重複迂滯不如昔之簡便臣恭聞先帝已厭官制之煩但未及修完不幸早棄天

下今二聖垂拱循守成規除去弊事十巳七八海内安靖已有成效今臣之愚竊謂朝廷既以王安石之法為非唯當修復祖宗舊政則天下無事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凡所措置變改悉遵故常無得出意於新舊之間别立一法自官制兵制將法民事有未便者更加修完祖宗時所無而今所有其可行者存之不可者去之祖宗時所有而今所無可復者復之如官制正名則如先帝之規事實則仍祖宗之舊其他可以類推如此則上可

以存祖宗經乆之法成先帝制作之意下亦便於當今之宜庶使法度不至數變紀綱不寖隳壞取進止

論回河狀二十八日

右臣伏見元豐四年五月河决小吳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詔旨更不修閉決口至十二月又宣諭輔臣曰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其詔書及聖語已書於實録謹節録進呈恭惟先帝聰明睿智窮神燭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斷以聖意如親臨覩雖神禹復生亦不過此所

以終先帝之世人莫敢輕議河行大吳今已九年自元豐八年以來議者乃有異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馮宗道後又遣臣叔百祿趙君錫案視皆言無可塞之理即用北流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謂衆矣昔堯之時洪水滔天堯咨四岳誰可治水者四岳皆薦鯀堯知鯀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為人狠戾必不能順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試之堯乃命鯀治水九載而功不成夫堯既知鯀不可用然而勉從四岳

者何也稽於衆捨巳從人也雖勉從四岳然鯀治水果無成功卒如堯之言夫以堯之聖知鯀不可用然猶捨巳以從人而况執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違乎夫河爲四瀆之宗萬水所會自大禹患其難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順水之性而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武帝好神仙時方憂河決方士言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

此説之至以塞決河比求神仙及長生其難可知也自
是以後二十餘年不復塞武帝既封禪廵祭山川因祠
太山還至瓠子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
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難亦至矣昨朝廷使李偉分導
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觧下流之患遂命偉專管勾
疏導二股河臣竊詳李偉止因開沙河直隄第三鋪口
放漲水入孫村口强名之為二股水落當復如故其理

必難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則東西兩流占地愈多所備益廣隄防之費自倍先朝亦嘗為二股而終不成者河之大勢必歸於一故也而李偉因此乃欲以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復歸故道希合執政無所忌憚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置都提舉修河司亦未嘗審問吳安持可與不可即令與范子奇同提舉安持既開直隄第四鋪口而第七鋪危急觀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護至二十八日

日數不為不多用梢草等百萬物料不為不豐調急夫
至六七千人力不為不至官吏自夜達旦不為不勤埽
緷愈危隨即墊去甚於漏巵何時窮已終不能守而直
隄自潰決百餘步今纔開一鋪而河勢變移人意已不
能測功後已不為小安持所奏已執兩端將來閉塞北
流何止萬倍於此若其無成豈宵任責又聞范子奇爭
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昨謝卿材奏乞兼領河事
制置一年必使國用不加費民力不加勞河清住招物

料佳買水行地中冀不決溢河灘之地漸可耕墾自來
春府界京東不銷調夫亦免科出夫錢又乞赴闕禀議
河事自河決以來監司未嘗肯任咎責獨卿材所奏如
此朝廷何不且試之一年若其無成顯行黜責如此則
誰不盡力孰敢妄言而尚書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聞
奏不令赴闕昨先移卿材河東及復置修河司而改用
范子奇意謂子奇必不敢違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
豈固欲違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亦知其可與不可

也臣竊見去年初遣二使之時大臣方且力爭或曰可
塞或曰不可令言不可者已罷免所以廟堂無異議之
人止用一李偉之言暴然復興此役用物料發急夫調
兵已不為少凡河役一起則公私遂空將來聚十萬兵
夫不唯窮困河北一路生靈京東京西亦皆震擾人民
離散盜賊並興國之大憂或在於此今河去北京止十
五餘里若進馬頭廹蹙河水則其勢不可測知脫有踈
虞北京將何以捍禦當此之時雖誅李偉輩不足以謝

天下生靈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
帝堯則當從衆驗之神禹則當順下質之先帝詔書具
存陛下昨欲遣使之時先已降詔恐人有觀望之意復
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為心無所專主不輕河事慎
之至也及二使還奏大臣論議猶不能一獨陛下聖意
主張遂罷修河司數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無不以為
至當今纔歷三時復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為不可陛
下又以為不可而執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不復

顧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舉大役輕動大衆河本無事而人強擾之臣不知執政以何為詞必以北流有決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際百川皆漲非獨大河河中河陽兩山之間猶時有決溢況於河北河出平地無所扼束而北流隄防未理水性趨下安得全不為患也今秋水潦多於常年如昨潁昌水入城郭陳蔡亦有水災豈由河不復故道乎熙寧中河決曹村東南注鉅野與漢武帝時瓠子正同河決而南不可不塞故大興人徒塞

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無所施一夕河自退背靈平乃成故議者以為天助非人功也祖宗時王楚横壠商胡皆不可塞非不欲塞也勢不可迴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決而北遂不復閉蓋幸其北去無南決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孫民先嘗欲導河使之北流當時議者但以功費太大力不能為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氣氣之所向誰能禦之今東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開

之至海終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來未聞用人功開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順水而法使水隨人意此乃鯀陻洪水汨陳五行之失也元豐中范子淵為武濟之役欲橫絕大河費國財害人命不可勝計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淵之肉及其敗事姦臣黨庇止奪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貶責今欲塞北流與子淵何以異校其勞費與其為害又非武濟之比也夫水官欲興河役正如邊臣欲生邊事官員使臣利於功賞俸給

吏胥主典利於官物浩大得為姦倖豪民利於貴售梢草瀕河之人利於聚衆營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輩非為國家計也且以國家今日事力何如漢武帝與先帝之時以漢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為難而今日執政容易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勢方今國用虛乏民力困敝朝廷唯宜安靜猶當省費息民況必無可回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濼或曰河入北界則失中國之險此

皆私憂過計也塘水不依原法已久非緣河決而後淤淺今河入界河日益深濶東流幾二百里乃入於海昔以界河為阻今以大河為限其為天險豈有過於此者乎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開大河上嶺出之匈奴東注之海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匈奴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武帝壯之詔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所

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夫延年猶欲決河以灌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跡故不為也今設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送禍於契丹也彼河入百里則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則失二百里之地河之所在國之災也何利於我而必欲專之議者又以為恐敵渡河入寇此又私憂過計也今河上流自西夏經北敵乃入中國自古未有匈奴以舟師入寇者也況其居下流乎若北敵能以舟檝與中國校勝比則書契以來未之聞也

假使東流成功北流退為平陸臣不知朝廷能聚兵於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凡以北朝為說者皆以妄言恐朝廷望陛下拒絶勿聽而已自古欲舉大事動大衆必先盡天下之言不惡異同之論使人人各伸所見而後利害是非出焉至於治河必委忠實可信之人其論議必斷以經術非專用貪利邀功之人也漢武帝使汲黯鄭當時塞瓠子猶復壞成帝時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領河隄今乃欲望大禹之功於王孝先李偉之徒

不亦難乎陛下凡兩遣使行河執政皆不以爲信而獨信一李偉輕犯大河與討伐西北二邊無異其費無有限極國財民命委於洪流比之邊事尤不可計而朝廷晏然爲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諭大臣博采羣言息意回河勿輕動衆無以有限之財力生民之性命塡不測之巨壑勿爲無窮之役興無涯之費以狥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罷都提舉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弭將然之患其北流決溢隨宜救護委

外都水使者自來春為始專理隄防仍速行相度修閉諸處決口臣自聞復置修河司指揮即欲建言緣臣叔百禄嘗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躊躇至於閱月今中外訩訩皆言不便臣有言責當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緘嘿坐觀國事有誤則臣之罪大矣陛下亦何賴焉是以冒昧竭盡其誠唯陛下深察臣無任懇悃激切之至

范太史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乞罷回河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五日

臣竊聞已有旨除臣試給事中臣蒙陛下擢任言職未有毫分裨補今遽蒙遷擢實懷愧懼雖捐軀隕首無以上報然臣有愚懇不敢不陳臣自九月以來聞朝廷復置修河司實見人情詾詾不安皆言回河不便臣因經

筵每與傅堯俞相見講求利害皆以為此事至大不可
不言至二十八日臣方進入文字今纔數日聞堯俞改
授吏部尚書臣除左省之職臣非不知給事中職高而
責輕諫議大夫班下而責重人情誰不以升進為榮以
免憂責為喜然臣竊以回河之後最為當今大患又聞
差使臣五十九員往五十九州刻刷差兵赴役又差內
臣大使臣四員團結興發次第如此天下豈不騷動且
河北百姓未嘗告訴乞朝廷回河而無故興此大役逆

天地之理易山川之位以國財民命填無窮之壑而取不測之憂此實安危所繫臣豈敢不力爭夫河不可回臣論之已詳朝廷若以臣言爲然即乞罷回河之後以免河北將來倒垂之急息數十州困擾之患臣願以一身救數路生民之命雖死無憾若河不可不回以臣言爲不然則當顯行黜責不當却得優遷此乃執政大臣欲以美職塞臣等之口使人貪利而不言耳朝廷若使執政得以官職誘人則畏威者無不鉗口貪利者亦皆

結舌天下利害之實人主何由得知此非陛下之福也
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方垂簾聽斷皇帝陛下未親政事
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大臣乃以陛下官爵為蔽言之
具臣雖至愚所不敢當臣若黽勉就職是與執政同為
欺君若陛下一日覺悟以臣為如何人也伏望陛下詰
問大臣臣所引先帝詔書可用與不可用陛下昨降罷
修河司指揮可行與不可行今來復置修河司是與不
是中外人言便與不便然後考核臣言之是非若臣言

是乞賜施行若臣言非乞加黜責免至叨冒恩命再三辭避煩瀆天聽臣無任懇激之至取進止

又乞罷回河劄子 七日

臣聞周靈王之時穀洛鬬將毀王宮太子晉諫以為不可夫穀洛二水小川也王宮天子所居也小川水鬬而妨王宮太子晉猶深陳禍福之戒言川不可壅壅必有禍以其違天地之性也今大河豈穀洛之比又無王宮之害以何理而欲塞之也六國之時鄰敵相傾則勸人

以動衆役民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以說秦令鑿涇水為渠溉田夫以一渠猶能疲秦使無東伐今回河之役不知幾渠而自困民力自竭國用又多殺人命有不可勝言之害此乃西北二虜所幸也是以臣與傅堯俞極言論列實以河北數路生民休戚國家安危朝廷輕重所繫天地血脈已北向九年必非人力所能遏絶今之河流方稍復大禹舊迹入界河趨海初無壅底萬壑所聚其來遠大必無可

回之理自古亦無容易塞河之事欲望陛下與執政大臣考臣等言之是非若臣等所言為是即乞以數路生民為念以國家安危輕重為急速賜指揮停罷修河令將大冬盛寒宜早降德澤免生民飢凍死亡正李偉等欺罔之罪如以臣等言為不然方册中語皆不可信而河有必回之理不於他處決溢為州縣大患不至苦虐數路兵民力役以致逃亡起為羣盜及不至火急收買數千萬物料致非時斬伐林木殘害天地之所生科擾

州縣鄉村坊郭人民鞭笞枷錮星火督責致百姓驚搔流離之苦又免枉費國家不貲之計以致公私匱乏之倉庫空竭内則姦狡窺伺別致生事外則四夷傳聞萌心作過但令大臣保得必無上件數事回河必有成功則臣言顯為謬妄豈可但隱忍而已須當正臣等所言不當之罪黜責以勵後來乃可以示朝廷典法令不試驗臣等所言是否以救朝廷過舉而章奏纔下未及累日即蒙優加美遷臣不知大臣此謀為國耶為身耶若為

國則當公天下之言盡河事之利害不當以官職姑息使人不言若為身則是唯欲人之同已而不欲人之異已豈唯國事不當如此為大臣身計亦未為得也人臣官愈進則當憂國愈深寵益加則當愛君愈切臣若聞命遂緘嘿不言不唯臣心實有所愧有識之士必指臣為貪利無恥忘國不忠之人伏望聖慈宣問大臣等所言回河是否如上所陳數件事理必有必無別白是非明辨可否使如臣輩不得緘嘿取進止

貼黄昨開第三第四鋪両第七鋪潰決已非人意

所料恐將來閉塞必有不測之患

乞罷河役狀十一月六日

臣所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陰汜

水等處綱米五萬石及差裝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

埽鍬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場蘆蕟四萬領修後兵營

寨之類日有行下文字臣昨為諫官極論回河不便未

蒙施行令河役不息功費漸大恐修河司須索不止於

此朝廷若不罷河役則無不應副之理門下亦無由不行下臣稽之於古考之於今質之中外人言竊謂此功必不可成恐雖應副枉費國財民力有害無利謹具所聞見回河不便畫一如後

一水性趨下自祖宗以來河決以次向西此則地勢東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餘年隄防日增如築垣居水淤填積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見而可知今北流千餘里欲使復為平陸故道千

餘里欲使復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如人之血脈不可壅遏今北流已九年豈非天意有定就不趨海乃是地形順便今來回河上違天意下逆地理騷動數路幾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財力投之洪流不知紀極非徒無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見成河道只須修立隄防便

為永久之利若歲歲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
為枉費東流已廢九年聞故隄穿穴一萬餘處陵
谷遷變況於埽岸人力所為今若修完便同創置
恐非人功國力所能供億譬如朽爛水槽多年不
使一旦臽水豈不疎漏況水之性必不捨下就高
設使能以人力蹙向故道必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決溢自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埽
岸怯薄全無備禦當夏秋之際小川猶漲自古未

有無患之河豈可因漲水噎淩決潰便欲全河回改設使能回向東不知可保無決溢之患否

一南宮上下埽連年決潰皆緣隄岸卑薄深冬噎淩衝破臣不知去冬以來曾與不曾增葺隄防如其不然則今冬噎淩之際豈可保其無虞訪聞北流西隄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許一例卑薄昨南宮埽止高二尺濶五尺瀕河長老無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調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責罰指揮河清兵

士為修河司諸處抽使所存無幾水政如此豈得
為河不為患及有決潰則歸咎北流便欲回河豈
為實論
一議者謂北流橫絕御河失漕運之利及西山諸水
壅蹙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運何必御河西山
諸水自上古以來有之非獨今日大禹舊迹循西
山而行與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諸水入河無疑
但築隄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為不可

一李偉元奏欲以閉宗城決口及遷深州之費回奪大河夫宗城決口雖大必不至費一千八百萬物料竊意元初檢計官故作情弊大數檢計意欲朝廷見其費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後李偉却索此數自謂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別行檢計的確合用物料當見欺罔且塞全河與宗城一決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竊計一千八百萬物料塞宗城則必多塞北流則不足李偉必是且索此數將來

一千八百萬必了不得朝廷既已興工不可中輟
必須接續應副大抵興事之人無不如此范子淵
武濟之後已用此計及至敗事又無窮須索朝廷
知其不可方罷而子淵猶以此藉口歸過朝廷以
為不應副非是功不成今李偉與子淵正同而河
役浩大又非武濟之比奈何信偉此言
一熙寧初已議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遷故
也今欲回河雖免深州之患而不顧北京可乎昨

沙河第七鋪潰決已逼北京可為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猶不能也況北京之大豈比深州將來河不可測萬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偉稱北流破放省稅近一百萬臣以為此是隄防未理水政不修令若理隄防修水政則河不決溢不占民田河灘可耕省稅可復而又東流故道多為膏壤彌數百里皆出省稅今為失稅而欲回河不知先費用幾百料稅

一閉塞北流壓水既高則上流必深諸處隄埽豈可不慮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來開第三第四而第七鋪決將來閉合未知為患所在豈可保上流諸埽必無決溢

一昨吳安持奏第七鋪危急謂過急夫七千人而役兵不在其數用梢芟一百餘萬聞其實數不止於此下七緷埽皆被吹墊勢如漏卮經二十日用功終於棄捨任其決潰此乃救護積年壯隄上一決

口猶不能為力而况兩岸漸進馬頭於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龍門此必不可為明矣

一北流雖有決溢乃是天災非人所為瀕河之民雖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漁採之利不聞失業愁苦之嘆今回河向東若有潰決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縣百姓豈得不歸怨於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災孽人火必有歸咎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須改作今北流實有大利

豈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計

一塘濼淤淺非因河決所致熈寧中先帝以塘水多

堙廢嘗遣監司以廵歷為名案行檢視此乃積年

不修然先帝亦未遑疏濬也且朝廷與契丹通好

幾及百年豈是塘水能限敵兵乃朝廷恩信深結

其心每歲饋遺金帛敵貪厚利所以不動若其棄

好背盟何路不可入寇豈塘濼所能捍禦朝廷亦

何嘗恃此以為險固

一河入界河幾二百里乃入海此最為天險實中國大利議者曾不計此乃憂河入北界若入北界當於初決時一直北注不應却東入海又西隄屢決水還北流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設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災況必無此理

一竊聞欲用沙囊以合龍門自古唯韓信用沙囊壅濰水以敗楚兵未聞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與范子淵用鐵龍爪濬河無異河水所向土山亦摧豈

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見傳堯俞言有人自河北來言北京地無横草石炭非常踊貴此乃九月中所聞未知今更如何聞往年六塔河役民間費錢五百文方了納梢草一束畜如此則生靈何辜朝廷聞之豈得不動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請降朝旨下河北轉運司并修河司曉諭州縣民户向去别無科配物料臣竊恐此

止是空文物料不出於民何從而得興動大役豈有不騷擾者但恐朝廷雖降此指揮民間困苦亦無由盡知如役兵死亡未免只作逃亡申報民夫死則官中更不知數此尤可哀憫也

一修東流故道是一大役閉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勝言非民力所能堪令西戎未款服萬一更有邊事將何以枝梧

一天聖初朝廷遣參知政事魯宗道往滑州相度塞

河口功料其後欲塞商河亦下學士院集兩省臺議官議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偉即興舉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於中外之論無小無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違衆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鋪已下至孫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孫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聞前年顧臨謝卿材王孝先唐義問陳祐之張景先等衆官

講議躬親相視據孫勍等開㵼井筒衆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餘取引不過難以還復故道後來再遣使案視與前所驗無異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時猶高二丈五尺已上則昨來夏秋之際漲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奪不過且京師去北京不遠河水深淺地形高下皆可案驗而二年之間前後所定如此不同豈可不考核虛實坐受欺罔就使孫村口實為低下要是東行故道大勢已高流

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漢成帝時河決平原遣王延
世塞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言延世前受楊焉術
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焉與延世雜作延世
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更相難極足以分別是
非擇其善者而從之鳳如欽言奏遣焉等作治六
月乃成古者欲舉大事故欲人為異同反覆詰難
至於窮極然後利害可見朝廷擇而從之昨謝卿
材以議不合先罷范子奇至河北纔兩月又以異

議罷而專信李偉偏説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桊歐陽修言慶歴中横壠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時修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下流既梗乃於商胡口決據此則先是上流不快上流乃決小吴之決恐亦無異商胡今修河司專閉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與不可行海口快與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將如之何今只打量孫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盡

一李偉稱北流河道動濶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謂之一澇一迭豈能必使之攤平徧滿故每緊溜走移或東或西所向即決葢無隄防扼束之弊者臣觀古人唯不欲與水争地故遠為隄防使游波寛緩而不廹正以隄防扼束為水之害則多決溢若兩隄相去數十里其河自有中流豈有攤平徧滿之理水退則人皆種麥比及水至麥已倍收且先帝宣諭唯欲遷州縣以避水而李偉

乃欲以隄防束水不唯極非先帝聖意亦正與古
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須回之事
右臣竊以論議之臣止言其理至於知河事者則言其
事今其理已極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陳先帝所
謂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於以人事治水乃後世
之弊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堯知鯀不可使治水然而四
岳請試鯀者豈固欲違堯意而害天下哉蓋當時治水

之人未有以易鯀而鯀必執其說以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時李仲昌欲塞商胡復橫壠歐陽修極言不可執政不聽修而聽仲昌仲昌終以敗事得罪以仁宗之明豈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無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堯試鯀之意也熙寧初張鞏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馬光等往案視光亦極言不可而鞏等急於有功纔塞而復決汎濫大名恩徳滄永静五州軍之境以神宗之明豈不知光可信而鞏等功必無成然而

用單等者亦堯試鯀之意也夫前事不遠後事之師方今四方無虞西北宴然年穀稍稔民力稍紓若更休養數年庶幾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則中外無復一事豈可試一李偉必待如鯀及仲昌而後止也臣考之方冊自古壅塞川瀆必有禍敗共工隳高堙卑以致滅亡鯀堙洪水上帝震怒績用弗成殛於羽山周靈王欲壅穀洛太子晉深陳禍福以共鯀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壽陽窮竭境内之力以爭一州四月堰

成而九月堰壊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怨毒盈於遠邇古今以為無道今塞北流與堰淮何異且梁武以灌敵國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較之尤為不可凡論河後正如邉事搢紳之儒則言和戎介胄之士則言征伐今問儒者必欲息民若問水官必欲興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說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說也彼水官之欲興役如將士但知攻戰而已朝廷豈可不審擇利害而興天下大役止以為此輩進身

之資臣今雖無言責而有官守職在出納通達上下之
情聞見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與大臣平章若審如
來論有害無利即乞早罷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
物料可就用修塞諸處決口委外都水使
隄防如此則數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
齊桓公轉禍為福之計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賜裁擇

范太史集卷十七

翰林院印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秦騏登